

〈從復興佛教談研究佛學〉

(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，p.81-85)

一、中國佛教的衰落

研究佛學的目的，可以有各方面的不同，現在單從復興佛教的觀點來談研究佛學。我國佛教由宋以後，就漸漸衰落了，明太祖雖洞悉僧人的種種病象，而加以整頓，可是因沒有把握到根本，結果也沒有真能復興。清初歷代君主，皆信仰佛教，保護佛教，但是佛教仍舊衰落下去。到清末民初，真是一蹶不振，莫此為甚了！

二、歷史上佛教的興盛——在於信仰與思想

佛教的興盛，並不能單靠國家的保護與整頓，主要的問題，在乎佛教本身，有否堅強的信仰與思想。

(一)、隋唐——求真的真誠、活潑的思想

隋唐在佛教史上稱為黃金時代，原因就在各宗學者，有求真的真誠；佛教的思想界，可說全盤是活潑潑地。

教理的研究

(二)、唐宋——偏重行持、忽略教理

後因種種原因，禪宗獨盛，偏重行持，忽略了教理的研究，以致佛教的思想界，一天天貧乏，凝固，而佛教也就一天衰頹一天了！¹

(三)、近代——虛大師的復興佛教

虛大師看到這點，知道要復興佛教，必須從闡揚真理始，欲闡揚真理，應先造就僧材，於是有佛學院的設立。一面發揮固有的家珍，一面吸收外來（藏文系，巴利文系）新的思想，資助自己，充實自己，希望發展佛教文化為人生的指針，造福人類。雖然造就出來的人材有限，而且也沒有如大師的理想，但這是因為中國佛教的衰落過久，積習太深，不能在短時間內成功。

三、思想→信念→動力

現在僧青年，有一個普遍的現象，就是對於祖教，缺乏深切的信心，這實在是復興佛教

¹《無諍之辯》，p.213-214：「北方的實行派——禪師，經長江而到南方，深受南中國精神陶冶的，是禪宗。起初是重修持，「不依他教」而以經印心。後來是「不依文教」，「不立文字」，成為專重經驗的佛學。中國禪者自稱教外別傳，獨得佛法的心髓，說來也有點道理。佛陀在世，就是以自己的經驗，教人也去經驗——純經驗的佛學。然而佛學在印度，不可能永久如此，而終於有教法，有證法，而形成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。在教法盛而證法衰的中國，禪宗反朴歸真，不受文字的拘縛，而直趣修證。簡易、清新，從強毅的禪風中，曾發生難以估計的力量！然而佛學在中國，可能永久如此嗎？於是而有公案、語錄，謎一樣的禪偈、圖畫（圓相）。生怕人落入知解，痛呵知解。結果呢？正如虛大師所說的：「越到後來越簡單了，僅看一句話頭。這樣的門庭愈狹小，愈孤陋寡聞，便成一種空腹高心，一無所知的人。不但不達禪宗，而且也完全荒廢了教律，以致成為現在這樣的荒廢現象」（見〈天臺四教儀與中國佛學〉）。」

過程中的嚴重問題。我以為復興要有動力，動力從信念中來，信念的基礎在思想。依佛法說：佛教徒對於佛法，要有正確堅固的認識——「勝解」。²勝解是信仰的前因，勝解後的信仰，才是真誠的信仰，理智的信仰，不是迷信。有信仰就有「欲」與「精進」，³信得切，自然行得真，自然會要求信仰的實現而努力去實行。中山先生也曾說：「有思想而後有信仰，有信仰而後有力量」，這實是非常確切的。力量，是由於個人及群眾的努力（精進）去實現；精進的起因，基於信仰的真切；真切的信仰，是因為有真切認識。○可是在佛教的現階段，有些人，信心還強，但都是透不過理智的信仰，或沒通過理智的信仰，一種傳統的愚妄的自信，只能抱殘守缺而已。○有些人，滿腔熱情，想復興佛教，但大都是不堪現實的打擊而引起的衝動，缺乏佛法本質上的理解與信仰。他們重視利濟人類的實行；過激者，甚至輕視佛法的修學與深造。缺乏自信，結果常常是與佛教無緣，自家的腳跟卻動搖了。⁴

四、復興佛教應先研究佛教的思想並加以發揮

我們要復興佛教，非研究佛法不可，必須要將佛教的思想加以研究發揮，奠定我們的信仰，造成復興佛教的動力。

- 如現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等，爲了政治的勝利與實現，無不注重主義，都在繼續不斷的研究與宣傳，才得到現在的成果。政黨尚且如此，何況乎宗教？
- 再說日本佛教復興，雖因爲他們從事社會活動，但他們研究佛法，也大有成就。
- 西藏的佛教徒，雖還是保守的；但他們能維持宗風，確乎虧了宗喀巴的改革——重教學，重戒律。他們常開辯論會，佛教中心力量——活佛、格西們，大抵能貫通幾大部經論。

佛教的復興決不是偶然的，決非單靠外力而能成功。

五、由堅強的信念而發生力量

我希望自己，希望多數的同人，要從佛法的研究中，確立一個堅強的信念：佛教是確能利己利人的，唯有佛教，才是偉大的而究竟徹底的宗教。

²《成佛之道》，p.302：「勝解是深刻的信解。信解善惡業報的因果道理，及菩薩行的功德與違犯的過失。若能深刻信解，就會生起樂欲，要求遠離一切惡，成就一切功德。從這樣的勝解欲樂，就能引發精進而使之修行。所以說：『信爲欲依，欲爲勤依』。越是信解深徹，也就越能精進修行。」

³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28，大正 30，438b13-15：「由信故於應得義深生信解，信應得已於諸善法生起樂欲，由樂欲故晝夜策勵安住精勤。」

⁴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：「大乘行者，在無限不已的前進過程中，不急求斷惑而證實際（後期佛教，聲聞的急證思想復活，這才使大乘逆轉）。我以為大乘學者，不該專在判地位，講斷證上下工夫，或專在佛果妙嚴上作玄想。這是神學式的整理，僅能提高信願，而不能指導我們更正確深刻的體解法相，也不能使行踐有更好的表現。也不該專在事理上作類於哲學的研究，他使我們走上偏枯的理智主義，或者成一位山林哲學者。大乘經不可不讀，自然要會讀。大乘經是行踐中心的；讀者應體貼菩薩的心胸，作略，氣象。有崇高的志願，誠摯的同情，深密的理智，讓他在平常行履中表現出來！使佛法能實際而直接的利濟人群。自然，初學者作一期的專修，調伏自己，淨化自己，充實自己，也是必需的。」

（一）、楚國卞和

說到這裏，順便說一個故事：「從前楚國有一個卞和，⁵他獻一塊璞玉給楚王，說裏面有寶玉。當時察看的人，都說沒有，說他欺騙，結果，楚王割掉他一隻腳。後來，第二次又來獻，結果，又被割掉一隻腳。第三次仍然來獻，終於被人承認，琢磨出一塊高貴的寶玉來了」。卞和是怎樣的不惜犧牲，怎樣的自信！因為他真切的認識裏面有無價的寶玉，不能讓他埋沒呀！我說這個故事，比喻吾人學佛，如對佛法，確實能認識他是人類文化中最可貴者；欲救全人類的痛苦，捨此無由。那他必能由堅強的信念而發生力量。

（二）、印度富樓羅尊者

我們要宣傳佛法，復興佛教，縱或一時不能得到他人的同情，被人罵為頑固，腐化……但我們仍舊是要宣傳佛法，為佛法復興而努力。今天在此處行不通，再到明天與別處，再不行，還有後天與別處。縱然人類都不信佛法，都把我輕視，我還是不退失我的信仰。世尊在世時，富樓羅尊者要到印度邊地去行化，佛說：「那邊不能去，人民野蠻哩」。尊者說：「因為他們野蠻，所以我要去感化他們」。佛說：「假使他們罵你怎麼樣」？尊者說：「還好！他們還沒有打我」。佛說：「他們打你又怎麼樣」？尊者說：「還好，他們還沒有傷我」。⁶……富樓羅尊者願意去，勇敢地去，原因就是認識得真，信仰得切。

（三）、小結

如我們能深切研究佛法，確見佛法的偉大，引發這樣懇切的信心，佛法焉有不復興的？大家來此研究，應認識責任的重大，努力吧！

⁵【卞和】：春秋楚人。相傳他得玉璞，先後獻給楚厲王和楚武王，都被認為欺詐，受刑砍去雙腳。楚文王即位，他抱璞哭於荆山下，文王使人琢璞，得寶玉，名為「和氏璧」。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：“昔卞和獻寶，楚王刖之。”

⁶《雜阿含經》卷13，大正2，89b17-c23：「佛告富樓那：『我已略說法教，汝欲何所住』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，我欲於西方輸盧那（Sunāparantaka）人間遊行』。佛告富樓那：『西方輸盧那人，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。富樓那！汝若聞彼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者，當如之何』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彼西方輸盧那人，面前兇惡、訶罵、毀辱者，我作是念：彼西方輸盧那人，賢善、智慧，雖於我前，兇惡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我，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』。佛告富樓那：『彼西方輸盧那人，但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罵辱，於汝則可脫，復當以手石打擲者，當如之何』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西方輸盧那人，脫以手石加於我者，我當念言：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雖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』。佛告富樓那：『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，復當云何』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我者，當作是念：彼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雖以刀杖而加於我，而不見殺』。佛告富樓那：『假使彼人脫殺汝者，當如之何』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，當作是念：有諸世尊弟子，當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以繩自繫，或投深坑。彼西方輸盧那人，賢善、智慧，於我朽敗之身，以少作方便，便得解脫』。佛言：『善哉！富樓那！汝善學忍辱，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。汝今宜去，度於未度，安於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』。爾時、富樓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、尊者富樓那，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還出，付囑臥具，持衣鉢，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。到已，夏安居，為五百優婆塞說法，建立五百僧伽藍，繩床、臥褥、供養眾具，悉皆備足。三月過已，具足三明。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。」

；《中部》（145經）《教富樓那經》。